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卷九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獻帝

有詭譎鷙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覬非望者其滅亡必速故王莽董卓李密朱泚俱不旋踵而殄又其下者則爲張角黃巢方臘之妄以自殲而已矣其得大位雖奪雖僭而猶可以爲數十年人民之君長傳之子孫無道而後亡則必其始起也未嘗有窺竊神器之心而奮志戮力以天下之禍亂爲己任至於功立威震上無駕馭之主然後萌不軌之心以不終其臣節而獵大寶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

未有或爽者也關東之起兵以誅董卓也自袁紹始紹之抗卓也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其志可知已及其集山東之兵聲震天下董卓畏縮而刼帝西還以避之使乘其播遷易潰之勢速進而撲之卓其能稽天討乎乃諸州郡之長連屯於河内酸棗躊躇而不進其巽懦無略者勿論也袁紹與術始志銳不可當而猶然棲遲若此無他卑懷覬覦之志內顧卓而外疑羣公且幸漢之亡於卓而己得以逞也於斯時也蹶起以與卓爭死生曹操孫堅而已操曰董卓未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使一戰而天下定操其能獨有天下乎既敗於滎陽且勸張邈等勿得進疑不進失

天下望而邈等不用操乃還軍當斯時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後事而歸惡焉爾孫堅之始起斬許生而功已著參張溫之軍事討邊章而名已立非不可傑立而稱雄也奮起誅卓先登帥而進屯陽人卓憚之而與和親乃曰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吾死不瞑目獨以孤軍進至雒陽埽除宗廟修塞諸陵不自居功而還軍魯陽當斯時也可不謂皎然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慚乎故天下皆舉兵向卓而能以軀命與卓爭生死者堅而已矣其次則操而已矣豈袁紹等之力不逮操與堅哉操與堅知有討賊而不知有他非紹術挾姦心

以養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堅得其一堅之子孫且後操而亡堅之正猶愈於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故天下非可以一念興而疾思弋獲者也漢高之入關中思亡秦而王關中耳項羽弒義帝而後有一天下之心劉業之永天所佑也董卓死李郭亂袁紹擅河北而忘帝室袁術竊劉表僭獻帝莫能馭而後曹操之篡志生曹操挾天子夷袁紹降劉琮而後孫權之割據定是操之攘漢袁紹貽之堅之子孫僭號於江南曹操貽之也謂操與堅懷代漢之心於起兵誅卓之日論者已甚之說豈諒人情揆天理知興廢成敗之

定數者乎以詭譎之智鷙悍之勇乘閒抵巇崛起一朝而即思天位妄人之尤者爾而何足以臨臣民貽子孫邪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非己所誠有假借古人之名義信以為道之謂非心不然而故竊其迹也無其學無其德則假矣名與義生於作然之心者固非僞也王莽之於周公張角之於老聃不可謂之假也當曹操不受驍騎校尉之職東歸合衆進戰滎陽而孫堅起兵長沙進屯魯陽拒卓和親之日而坐以窺竊神器之罪則張角黃巢方臘可以剏業貽子孫而安祿山朱泚苗傅劉正彥尤優為之矣誅非其罪而徒以長姦深文之害世教烈矣哉

蔡邕之愚不亡身而不止愚而寡所言動者困窮而止愚
而欲與人家國神人之大則人怒神恫而必殺其軀邕之
懸董卓召而歷三臺此何時也帝后弒天子廢大臣誅夷
劫帝而遷宗廟燒陵寢發人民斷死於原野邕乃建議奪
孝和以後四帝之廟號舉三代興革之典禮於國危如綫
之日從容而自衒其學術何其愚也而不但愚也漢之宗
社岌岌矣諸廟之血食將斬矣夫苟痛其血食之將斬諱
先祖之惡而揚其美以昭積功累仁之允爲元后也猶恐
虛名之無補乃亟取和帝之涼德不足稱宗者而播揚之
是使姦雄得據名以追咎曰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而漢

亡竝矣此則人怨神恫陷大惡而不道者也以情理推之邕豈但愚而已哉邕之晃錯而亡命靈帝使之然也四帝可宗則靈帝亦可宗矣邕蓋欲修怨於靈帝而豫窒其祔宗之路邕於是而無君之心均於董卓王允誅之不亦宜乎董卓曰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邕固曰劉氏之祖考不足復尊其情一也故曰邕非但愚也雖然神其可欺神其可恫乎則亦愚而已矣

韓馥袁紹奉劉虞爲主是項羽立懷王心唐高祖立越王侗之術也虞秉正而明於計豈徇之哉王芬欲立合肥侯而廢靈帝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合肥以免劉虞之賢必

不受操知之矣故但自伸西向之志而不待爲虞計於是而知操之觀紹其優劣相去之遠也操非果忠於主者而名義所在昭然繫天下之從違固不敢犯也未有犯天下之公義而可以屈羣雄動衆庶者也或曰覆紹之議亦惡乎非義哉春秋之法君弒而爲弒君者所立則正其爲尊梁冀弒質帝而桓立董卓弒宏農王而獻立獻不正乎其爲君則關東諸將欲不奉獻爲主而立虞惡乎不可曰執春秋之法以議桓帝之不正其始得矣帝方以列侯求婚於梁氏趨國門而承其隙未嘗無覬覦之心焉則與與聞乎弒者同乎賊使有仗大義以誅冀者桓帝服罪而廢爲

宜也且順桓之際漢方無事而不亟於求君也若獻帝之
立年方九歲何進之難徒步郊野漢不可一日而無君帝
自以明了動卓之欽仰宏農廢扳已以立未能誓死以固
辭幼而不審無大臣以匡之而卓之凶燄且固曰劉氏種
不復留則含己以延一綫之祀是亦義也而況其在幼沖
乎袁紹遷董卓之怨以怒帝其爲悖逆也明甚操知之審
而曰我自西向知帝之可以繫人心劉虞雖賢無能遂起
而奪之也桓帝之誅冀以變寵之怨而不忌其弑主之逆
董卓之誅則已正名之爲賊矣以賊討卓則宏農之大讐
已復獻帝可無憾於踐阼矣觀晉景魯定而尤正焉而何

吝苛責之也

所謂雄桀者雖懷不測之情而固可以名義馭也明主起而馭之功業立而其人之大節亦終賴以全惟貪利樂禍不恤名義者爲不可馭之使調良明主興爲彭越盧芳以自罹於誅而已不然則亂天下以爲人先驅身殞家亡而國與俱敝曹操可馭者也袁紹不可馭者也起兵誅卓之時操與孫堅戮力以與卓爭生死而紹晏坐於河內孫堅收復雒陽乘勝以攻卓在旦晚之間也而紹若罔聞關東諸將連屯以偕處未有釁也而紹首禍而奪韓馥之冀州先諸將而內訌者無賴之公孫瓚也而紹誘之以首難然

則背之從臾何進以誅宦官知進之無能爲而欲乘之以傾漢祚進不死紹固不容之而陳留又豈得終有天下乎鮑信曰袁紹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孫堅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將誰與戮力雖有漢高光武欲收紹而使效奔走必不得也李密之所以終死於叛賊也自其後事而觀之則曹操之篡成罪烈於紹而操豈紹比哉諸將方爭據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繞也兗州黃巾也未嘗一矢加於同事之諸侯其據兗州自稱刺史雖無殊於紹而得州於黃巾非得州於劉岱也擊走金尙者王允之賞罰無經有以召之也然則獻帝而

能中興操固可以北面受賞而不獲罪於朝廷而不軌之志哉矣紹擁兵河北以與操爭天下而操乃據兗州以成爭天下之勢紹導之操乃應之紹先之操乃乘之徼紹之逆操不先動雖操之雄桀智計長於紹哉抑操猶知名義之不可自我而干而紹不知也然則雖過高光之主紹亦爲彭越盧芳而終不可取身死家滅而徒爲人先驅貪利樂禍習與性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孫堅之因袁術也猶先主之因公孫瓚也固未可深責者也漢高帝嘗因項梁矣唐高祖下李密而推之矣以項氏世爲楚將而密以蒲山公之後爲天下所矜也天下之初

亂也人猶重虛名以爲所歸故种師道衰老無能爲而金人猶憚之袁氏四世五公之名烜赫宇內孫堅崛起不能不藉焉彼公孫瓚之區區徒擁眾梟張耳昭烈且爲之下而況術乎夫堅豈有術於心中者哉賊未討功未成以長沙疏遠之守爲客將於中原始繇術以立大勳而遽背之則術必懷甚毒以撓堅之爲進與卓爲敵而退受術之掣劉虞懷忠義而死於公孫瓚職此繇也使堅不死得自達於長安肯從術以逆終而爲亂賊之爪牙乎劉表之收荊州也卓之命也眾皆討卓而表不從表有可討之罪焉因袁術之隙而爲之討表實自討也若堅者雖不保其終之

戴漢而固未有瑕也與術比而始從之惡足以病堅哉
管甯在遼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勿見或以甯爲全
身之善術豈知甯者哉王烈爲商賈以自穢而逃公孫度
長史之辟命斯則全身之術而甯不爲也天下不可一日
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
者學也舜禹不以三苗爲憂而急於傳精一周公不以商
奄爲憂而愼於踐籩豆見之功業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
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
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於一人其用之也隱
而搏捖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間陰以爲功於造化君子自

竭其才以盡人道之極致者唯此爲務焉有明王起而圖之雖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功亦大矣繇此言之則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甯持之也甯之自命大矣豈僅以此爲禍福所不及而利用乎邴原持清議而甯戒之曰潛龍以不見成德不見而德成有密用也區區當世之得失其所矜而不忍責略而不足論者也白日之耀非鐙燭之光也甯誠潛而有龍德矣豈徒曰全身而已乎

王允誅董卓而無以處關東諸將雖微李傕郭汜漢其能

存乎首謀誅卓者袁紹是固有異志焉而不可任者也曹
操獨進滎陽雖敗而志可旌孫堅首破卓而復東都糞除
宗廟修治陵園雖死而其子策可用也急召而錄其功以
相輔於內催汜失主而氣奪安敢側目以覷允乎區區一
朱儁王宏催汜且憚之而不敢加害於允而況操與策也
允之倚翼與玄皆其所私者也操與策非其所能用者也
而又以驕氣乘之不亡何待焉或曰操非可倚以安者允
而召操則與何進之召卓也何以異此又非也進不能誅
宦官而倚卓進容而卓主矣允之誅卓無假於操而威大
振操雖姦賞之以功旌之以能綏之以德束之以法操且

熟計天下而思自處故王芬之謀劉虞之議必規避之而不敢以身為逆背此之時眾未盛威未張允以談笑滅賊之功臨其上而駕御之操抑豈敢蹈卓之覆轍乎雖方少英銳之氣誘掖之以建忠勳也尤易而奚患召之為後害哉允非其人也智盡於密謀而量不足以包英雄而馴擾之加以驕逸而忘無窮之隱禍其周章失紀而死於逆臣不能免矣東召孫曹而西屬涼州之兵於皇甫嵩則二袁劉表公孫瓚不足以逞二袁劉表公孫瓚不逞而曹操亦無藉以啓跋扈之心天下可定也況李傕郭汜之區區者乎

馬日磾趙岐之和解關東也詎遣之於時李傕郭汜引兵向關种拂戰死天子步出宣平門王允宋翼王宏駢死闕下宮門之外皆仇敵也而暇念及於袁劉公孫不輯於千里之外邪故知非獻帝遣之傕汜遣之也關東諸將之起以誅卓起傕汜卓之部曲也其引兵犯闕以報卓之讐爲辭呂布東走而傕汜安能不憂誅卓之師浸加於己哉欲求款於關東而恐其見拒則姑以天子之詔爲和解之迂說亦其雖爲卓報仇而於關東則均爲王臣無異志也此不款和而妙爲款和者也劉表則自刺史而牧矣曹操上書而優而使之歸矣徵朱儁爲太僕矣皆傕汜以求悅於

關東之善術也嗚呼曰磾岐爲漢之大臣而受賊之覊絡以戀其頤指其頭部而不知恥亦至是哉夫與賊同立於朝所難者不能自拔耳二子者幸而得銜命以出是溫嶠假手以圖王敦之機會也紹術瓚表雖懷異志而未備曹操劉虞孫策夫豈不可激厲人援以解天子之困厄而命之曰和解則以和解畢事曾不知有問及中朝者二子將何辭以答也故遺曰磾岐者傕汜也奔走於諸將之間覥顏以囁嚅者爲傕汜效也爲天下賤不亦宜乎

曹操父見殺而興兵報之是也阬殺男女數十萬人於泗水徧屠城邑則慘毒不仁惡滔天矣雖然陶謙實有以致

之也謙別將擁衆曹嵩而殺之謙可謝過曰不知然使執殺嵩者歸之於操使臠割而甘心焉則操亦無名以逞乃視嵩之死若獵人之射麏麚分食其肉而不問所從來亦何以已暴人之欲哉且操之擊謙也以報私讐而未嘗無可託之公義也李傕郭汜稱兵向闕殺大臣脅天子人得而誅者也謙首唱誅逆之謀奉朱儁以伐逆而戕主傕汜以大僕餌儁以牧餌謙其力弱而畏我也可見矣知其弱懼其餌儁雖志義不終而謙自可奮興以致討乃聽王朗之謀邀寵於賊臣而受州牧之命則欲辭黨逆之誅而無所追操執此以告天下而天下孰爲謙受督乎益謙之爲

謙也貪利賴寵規圖睫而迷禍福者也然則肯嵩之輜重謙固垂涎而假手於別將耳况鋒端之釁禍及生靈者數十萬人貪人之毒可畏也夫

國家積敗亡之道以底於亂狡焉懷不軌之志思獵得之者衆矣而尚有所忌也天子不成乎其爲君大臣不成乎其爲臣授天下以必不可支之形而後不軌者公然軋奪而無所忌關東起兵以誅卓而無效死以衛社稷之心然固未敢遽其攘奪也至於卓旣伏誅王允有專功之心而不與關東共功名可收以爲用者勿能用可制之不爲賊者弗能制而關東之心解矣允以無輔而亡李傕郭汜以

無權而訂允死而天下之心遂爲之裂盡李郭殺大臣脅
人主關東疾視而不問馬日磾趙岐之庸鄙受二凶之意
旨以和解行而實爲逆賊結連衡之奸然後關東始堅信
漢之必亡於是而曹操上書之情非復滎陽之志矣孫堅
即不死而不保其終策以孤立之少年走劉繇逐王朗殺
許貢跳踯於江東矣張邈陶謙呂布劉備互相攻而不戢
矣二袁之思移漢鼎以歸己又顯著其跡矣環視一獻帝
而置之若存若亡之閒以無難紾其臂而奪之嗚呼遲之
十餘年而分崩之勢始成天下何嘗亡漢而漢自亡何孰
與憐之而興下泉苞稂之思者乎王允非定亂之人也馬

曰禪趙岐則手授天下於羣雄者也漢之終亡終於此也亂天下者託於名以遂其志故君子立誠以居正而不競以名則託於名者之僞竊以敗而君子伸亂天下者並其名而去之不忌則能顧名以立事者雖非其誠而志欲伸無可爲名者莫能勝也管蔡內挾孺子外挾武庚以爲名非無名也自不可敵周公之誠也項羽立義帝而弑之並其名而去之矣漢高爲帝發喪名而已矣而天下戴之以誅羽之不義使義帝而存漢高之能終事之也吾不敢信然而以討項羽則有餘故胡氏曰與其名存而實亡愈於名實之俱亡此三代以下之天下名爲之維持也大矣袁

紹不用沮授之策聽淳于瓊而不迎天子於危困之中授曰必有先之者而曹操果聽荀彧迎帝以制諸侯夫無君之心操非殊於紹也而名在操故操可以制紹而紹不能勝操操之勝也名而已矣雖然名未易言也名而可以徒假與則紹亦何憚而不假淳于瓊曰今迎天子動則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故曹操遷許以後外而袁紹恥太尉之命內而孔融陳王寵之制董承劉備伏完金禕交起而思誅夷之入見殿中汗流浹背以幾幸於免與紹之恣睢河北唯意欲為而莫制者難易之勢相懸絕也苟不恤其名而唯利是圖則淳于瓊之言安知其不長於荀彧

哉假令衣帶詔行曹操授首於董承伏完金禕之
戎之謀豈不適爲瓊笑而非然也出天子於棘籬傾圮之
中猶得奉宗廟者二十餘年不但以折羣雄之僭卽忠義
之士懷憤欲起而人情之去就尙且疑且信而不決於從
也瓊之情唯利是圖受天下之惡名而不恤紹是之從欲
不亡也得乎名與利相違者也實與名未相違而始相合
也舉世鶩於名而忠孝之誠薄舉世趨於利以舍名而君
臣父子之秩敍遂永絕於人心故名者延夫人未絕之秉
彝於三代之下者也夫子於衛輒父子之際他務未遑而
必先正名蓋有不得已焉耳

劉先主之刺豫州因陶謙也其兼領徐州亦因陶謙也二袁曹操皆受命於獻帝之末呂布劉表亦拜爵王廷而出者唯先主未受命也而不得不因人以興始因公孫瓚繼因陶謙周旋於兩不足有爲者之左右而名不登於天府是以屢出而屢敗孔北海知之已夙而何爲不颺於王廷北海之疏也敗於呂布而歸許然後受命而作牧望乃著於天下以義揆之則受陶謙之命兼領二州其始不正故終不足以動天下而興漢亦始謀之不臧哉及其爲左將軍受詔誅操而出奔乃北奔於袁紹託非其人矣而非過也何也既已受命誅操則許都之命制自操者義不得而

受也若孫權而分荊奪劉璋以收益可以不受命矣可不
受命而制自己故雖不足以興漢而終奄有益州以成鼎
足之形使其於陶謙授徐之日早歸命宗邦誅傕汜以安
獻帝縱與操其孰能禦之而計不及此孔北海亦莫之贊
焉徒與袁術呂布一彼一此爭衡於徐豫之閒惜哉
張巡守睢陽食盡而食人爲天子守以抗逆賊卒全江淮
千里之命君子猶或非之臧洪怨袁紹之不救張超困守
孤城殺愛妾以食將士陷其民男女相枕而死者七八千
人何爲者哉張邈兄弟黨呂布以奪曹操之兖州於其時
天子方蒙塵而寄命於賊手超無能恤彼其於袁曹均耳

洪以私恩爲一曲之義奮不顧身而一郡之生齒爲之併命殆所謂任俠者與於義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追矣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爲之者未必不託於義以生其安忍之心洪爲之巡效之而保其忠於是而朱粲之徒相因以起浸及末世凶歲之頑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噬而心不戚而人之視蛇蛙也無以異又何有於君臣之分義哉若巡者知不可守自刎以徇城可也若洪則姑降紹焉而未至喪其大節憤興而憯毒至不仁而何義之足云孟子曰仁義充塞人將相食夫楊墨固皆於道有所執者孟子慮其將食人而亟拒之臧洪之義不足與於楊墨而尙烈焉

君子正其罪而誅之豈或貸哉

董承潛召曹操入衛操至而廷奏韓暹楊奉之罪誅罪賞功於襄京師而漢祖安惜哉承之行此也晚而王允失之於先也當斯時也漢之大臣死亡已殆盡矣天子徒步以奔而威已殫矣從官采梠餓死而士大夫之氣已奪矣故董昭謀遷帝於許而懼衆心之不厭而卒無有一言相抗者若當董卓初誅之日廷猶有老成之臣人猶堅戴漢之心劉虞懷忠於北陲孫堅立功於雒陽相制相持而允之忠勳非董承從亂之比操亦何敢遽睥睨神器效董卓之狂愚乎王允坐失之董承不得已而試爲之爲之已晚而

無救於漢之亡然而天下亦自此而粗定觀於此而益爲允惜誠可惜而已矣

范增之欲殺沛公孫堅之欲殺董卓爲曹操謀者之欲殺劉豫州王衍之欲殺石勒張九齡之欲殺安祿山自事後而觀之其言驗矣乃更始殺伯升而國終亡司馬氏殺牛金而家終易故郭嘉之說曹操勿徒受害賢之名而曹操笑曰君得之矣有識者之言非凡情可測也人之欲大有爲也在己而已矣未有幸天下之不肖而己可攘賢而自大者也苟可以大有爲則雖有英雄無能爲我難也苟未可以有爲則知天之生豪傑者不再生也苟獺以毆魚

待鷸以毆雀此封建之天下爲然爾起於紛亂之世而欲成大業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業忌英雄而殺之偷勝天下之庸流以爲之雄長則氣先苶而忽有開起之英豪乘之於意外則神沮志亂而無以自持若此者曹操之所不屑爲而況明主之以道勝而容保無疆者乎蓋己而不憂天下之我勝君子之道而英雄豁之不能彬彬於君子之道而足爲英雄者末之有也

劉表無撥亂之才所固然也然謂曹操方挾天子擅威福將奪漢室而表不能興勤王問罪之師徒立學校修禮樂爲不急之務則又非可以責表也表雖有荊州而偏具阨

之塞未能北向以爭權其約之以共滅曹氏者袁紹也紹亦何愈於操哉紹與操自靈帝以來皆有兵戎之任而表出自黨錮固雖容諷議之士爾荆土雖安人不習戰紹之倚表而表不能爲紹用表非戡亂之才何待杜襲而知之表亦自知之矣躊躇四顧於袁曹之閒義無適從也勢無適勝也以詩書禮樂之虛文示閒暇無爭而消人之忌表之爲表如此而已矣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不爲禍先而僅保其境無袁曹顯著之逆無公孫瓚樂殺之愚故天下紛紜而荆州自若迨乎身死而子孫舉土以降操表非不慮此而亦無如之何者也杜襲之語繁欽曰全身以待時

魏所待者曹操耳欽與王粲則邀官爵聯樂之歡於曹丕者也夫豈能鄙表而不屑與居者哉諸葛公僑居其土而云此中足士大夫遨遊亦唯表之足以安之也天下無主而徒以責之表乎

呂布不死天下無可定亂之機昭烈勸曹操速殺之此操所以心折於昭烈也當時之競起者衆矣孫堅以戡亂爲志者也劉焉妄人也而偷以自容劉表文士也而無能自立袁紹雖疏而有略其規恢較大矣狂愚而逞者袁術而猶偷僞以自尊頑悍而樂殺者公孫瓚而猶據土以自全若夫倏彼倏此唯其意之可嚮發旦暮狂馳而不能自信

唯呂布獨也而有驍勁之力以助其惡嗾之斯前矣激之斯起矣觸之斯鬪矣蹂躪於中夏而靡所底止天下未嘗而布先殪其自取之必然也呂布殪而天下之亂始有乍息之時亂人不亡亂靡有定必矣嗚呼布之惡無他無恆而已人至於無恆而止矣不自信而人孰信之不自度而安能度人不思自全則視天下之糜爛皆無足恤也故君子於無恆之人遠之唯恐不速絕之唯恐不早可誅之則勿恤其小惠小勇小信小忠之區區而必誅之而後可以名不辱而身不危與無恆者處有家而家毀有身而身危乃至父子兄弟夫婦之不能相保論交者通此義以相擇

三人行亦必慎之哉
漢武昭之世鹽鐵論興文學賢良競欲割鹽利以歸民爲寬大之政言有似是而非仁義之賊者此類是也夫割利以與民爲窮民言也即在瀕海瀕池之民苟其貧弱亦惡能食利於鹽以自潤所利者豪民大賈而已未聞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賈而可云仁義也鹽猶粟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有異粟則徧海內而生勤者獲之惰者買之鹽則或懸絕於千里之外而必待命於商賈上司其輕重則雖苛而猶有制一聽之豪民大賈居贏乘虛其以厚取於民者無制而民不得不償故割利以與豪民大賈而民益困王

君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以不重困於民上下交利之善術也而奚爲徇寬大之名以交困國民邪與其重征於力農之民何如取給於天地之產鹽政移於下農民困於郊國計虛於上財不理民非不禁動浮言以談仁義者亦可廢然返矣衛覬曰鹽國之大寶也置鹽官賣鹽以其直市犂牛給民勸耕積粟行之關中而民以殺犢敵以折施及後世司馬懿拒守於秦蜀之交諸葛屢匱而懿常裕皆此爲之本也覬之爲功於曹氏與棗祗均而覬尤大矣

韓嵩智而狡者也劉表舊與袁紹通而曹操方挾天子以

爲雄長紹之不敵操也人皆知之故杜襲繁欽王粲之徒日夕思歸操以取功名嵩亦猶是而已矣嵩之勸表以歸操明言袁曹之勝敗而論者謂其奉戴漢室過矣嵩之欲譎詐也迫而固持之以縱其與表約曰守天子之命義不得爲將軍死先爲自免之計以玩弄表於股掌之上堅辭不行而待表之相强得志以歸面折表而表不能殺亦陳珪之故智而嵩持之也尤堅表愚而人去之操巧而人歸之以中二千石廣陵守遂珪之志以侍中零陵守遂嵩之志珪與嵩之計得而呂布劉表之危亡繫之矣二子者險人之尤也豈得以歸漢爲忠而予之

董承受衣帶詔與先主謀誅曹操乘操屯官渡拒袁紹之日先主起兵徐州勢孤而連和於袁紹勿論待人者不足以興即令乘閒而誅操紹方進而奪漢之權先主董承其能制紹使無效操之尤而彌甚乎不能也然則此舉也亦輕發而不思其反矣董承者與亂相終始無定慮而好逞其意計者也前之召操與今之連紹出一軌而不懲弗責矣先主亦慮不及此而輕為去就何以為英雄哉夫先主之於此則固有其情矣其初起也因公孫瓚因陶謙雖為州牧而權藉已微固不能與袁曹之典兵於靈帝之世與於誅賊之舉者齒故旋起旋躓而姑託於操及其受左將

氏之命制膺天子之寵任而又承密詔以首事先主於是乎始得乘權而正告天下以興師討操之必然心知之矣袁紹之為逆亦心知之矣脫於操之股掌東臨徐豫孤倡義聲以鼓人心乘機而興不能更待紹不可進而進之姑使與操相持已因得以收兵略地為東向之舉而有餘以制紹雄先主之志如此而已初未嘗倚紹以破操而幸紹之能戡漢以復興也董承种輯亦惡足以知其懷來哉故許先主以純臣而先主不受也其於獻帝特不如光武之於更始而豈信其可終輔之以蠲除凶乎故連和於紹而不終未嘗恃紹也操即滅紹即勝先主亦且出於事外而

不屑爲紹用先主之東操心悔之而不懼紹遥應之而不堅亦已知之矣他日稱尊於益州此爲權與特其待操之斃而後自立焉故不得罪於名教而後世以正統加之亦可勿媿焉

曹操東攻先主田豐說紹乘間舉兵以襲其後紹以子疾辭豐而不行紹雖年老智衰貪愎愛重豈至以嬰兒病失大計者且身即不行命大將統重兵以躡之亦詎不可而紹不爾者紹之情非豐所知也操東與先主相距而紹乘之操軍必驚駭潰歸而先主追躡之操且授首先主誅操入許而攜帝紹之逆不足以逞而遽與先主爭𣗳故寧日

弗進亦猶昔者擁兵冀州視王允之誅卓而不為之援其謀一也豈徒紹哉先主亦固有此情矣紹之興兵而南嚮未集兵未進雖承密詔與董承約抑可姑藏少待也待紹之進黎陽圍白馬操戰屢北軍糧且匱土山地道交攻而不容退乃徐起徐豫之兵亟向許以拒曹之歸操且必為紹禽而先主遽發以先紹者亦慮操為紹禽而己攜天子之空質則紹且梟張於外而逼我孤危將為王允之續矣惟先紹而舉則大功自己以建而紹之威不張紹以此制先主先主亦以此制紹其機一也夫先主豈徒思誅操而縱紹以橫者乎兩相制兩相持而曹操之計得矣急攻先

主而緩應紹以其陽相用而陰相忌可無俟其合而追應其分先主惡得而不敗紹惡得而不亡此其機與紹緘之於心非董承之所察而田豐欲以口舌爭之不亦愚乎

張魯妖矣而卒以免於死亡非其德之堪也聽閻圃之諫拒羣下之請不稱漢寧王衛身之智足以保身宜矣嗚呼亂世之王公輕於平世之守令亂世之將相賤於平世之尉丞顧影而自笑夢覺而自驚人指之而嗤其項背鬼瞰之而奪其精魂然而汲汲焉上下相蒙以相尊愚矣哉陳嬰罔市之所弗爲張魯能弗爲張魯之所不爲而呂光杜伏威劉豫明玉珍汲汲焉相尊以益其驕駢首就戮而悔

之無及以死亡易一日之虛尊且自矜也人之愚未有如是之甚者也

袁紹之自言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起兵之初其志早定是以董卓死長安大亂中州鼎沸而席冀州也自若紹之亡決於此矣夫欲有事於天下者莫患乎其有恃也已恃之矣謀臣將帥恃之矣兵卒亦恃之矣所恃者險也而離乎險則喪其恃而智力窮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不可久據而上六出乎險矣智非所施力非所使徽纆之繫叢棘之置非人困之矣山國之人出乎山而窮於原澤國之人離乎澤而窮於陸

火所恃而非所習則如蝸牛之失其廬而死於蟻故袁紹終其身未嘗敢跬步而涉河非徒紹之不敢其將帥士卒睨乎原廣野川陸相錯而目眩心熒莫知所措也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在山而用山之智力在澤而用澤之智力己無固恃人亦且無恃心而無不可恃此爭天下者之善術而操猶未能也西至於赤壁東至於濡須臨長江之浩瀁而氣奪矣則猶山陸之材而非無不可者也何也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術也非道也術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納則天下之智力其不爲所用者多矣其終彊而奪漢者居四戰之

地特智恃力而無河山之可恃以生其驕怠也然則諸葛勸先主據益州天府之國亦恃險矣而得以存又何也先主之時豫兗雍徐已全爲操之所有而荆揚又孫氏三世之所綏定舍益州而無託焉非果以夔門劍閣之險肥沃鹽米之藪爲可恃而恃之也李特睨劍閣而歎曰劉禪有此而不知自存夫特亦介晉之亂耳使其非然則亦趦趄李順而已董璋王建皆乘亂也豈三巴巖險之足以偷安兩世哉

荀悅仲長統立言於紛亂之世以測治理皆矯末漢之失也而統爲愈悅之言專以繩下而操之已亟申韓之術也

曹操終用之以成乎嚴迫之政而國隨亡統則專責之上
而戒慆淫以淸政教之原故曰統爲愈也悅之言曰教化
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
君子之途是也顧其所云正俗者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則
固防天下之胥爲小人而督之也故曰申韓之術也統切
切焉以絕私嗜騁邪慾宣淫同惡爲戒誠戒此矣趣軌改
制之俗上無與倡而下惡淫蕩哉漢之亡也積順桓靈帝
三君之不道而天下相效以相怨非法制督責之所可救
而悅何僅責之於末也雖然統知懲當時之弊而歸責於
君亦不待深識而知其然者也而推論存亡迭代治亂周

復舉而歸之天道則將使曹氏思纂之情亦援天以自信而長其逆故當紛亂之世未易立言也憤前事之失備之易偏避嘗時之忌徇之不覺非超然自拔於危亂之延其者未有不失者也悅爲侍中矣統爲尚書郎矣而且猶有言乎哉

諸葛公之始告先主也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其後先主命關羽出襄樊而自入蜀先主沒公自出祁山以圖關中其略定於此矣是其所爲謀者皆資形勢以爲制勝之略也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

原者亦在此矣以形勢言出宛雒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衆出秦川而命將向宛雒失輕重矣關羽之覆於呂蒙固意外之變也然使無呂蒙之中撓羽卽前而與操相當羽其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餘以敵操而固不足矣宛雒之師挫則秦川之氣阻而惡能應天下之變乎乃公之言此也以宛雒爲疑兵使彼拒我於宛雒而乘間以取關中此又用兵者偶然制勝之一策聲東擊西搖惑之以相牽制乘倉猝相當之頃一用之而得志耳未可守此以爲長策規之於數年之前而恃以行之於數年之後者也敵一測之而事敗矣謀天下之大而

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規模定乎大全而奇正因乎時勢故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馭之無所不可操之所以自許爲英雄而公乃執一可以求必可非操之敵矣且形勢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於水一踰楚塞出宛雒而氣餒於平陸益州之兵利於山一踰劍閣出秦川而情搖於廣野恃形勢而形勢之外無恃爲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祗成乎坐困以有恃而應無方姜維之敗所必然也當先主飄零屢挫託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爲資可也從此而畫宛雒秦川之兩策不可也陳壽曰將略非其所長豈盡誣乎

身任天下之重含惇信而趨事會君子之所賤抑英雄之所恥也功隳名辱而身以死亡必矣欲合孫氏於昭烈以共圖中原者魯肅也欲合昭烈於孫氏以共拒曹操者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終身而不易子敬以借荆資先主被仲謀之責而不辭諸葛欲諫先主之東伐難於盡諫而歎法正之死蓋吳則周瑜呂蒙亂子敬之謀蜀則關羽張飛破諸葛之策使相信之主未免相疑然二子者終守西弔劉表東乞援兵之片言以爲金石之固於心而不能自白變故繁興之日微二子而人道圮矣且以大計言之周瑜關羽競一時之利或得或喪而要適以益曹操之凶魯

葛之謀長慮遠顧非瑜與羽徼利之淺圖所可測久矣兵之初起也羣雄互角而操挾天子四面應之而皆碎此無異故呂布倏彼倏此而爲衆所同嫉袁術則與袁紹離矣袁紹則與公孫瓚競矣袁譚袁尚則兄弟相讎殺矣韓遂則與馬超相疑矣劉表雖通袁紹視紹之敗而不恤矣皆自相滅以授曹氏之滅之也今所僅存者孫劉而又相尋於干戈其不內潰以折入於曹操也不能則魯葛定交合力以與操爭存亡一時之大計無有出於此者晉文合宋秦以敗楚樂毅結趙魏以破齊漢高連韓彭英布而摧項已事之師二子者籌之熟而執之固瑜與羽交起而亂之

不亦悲乎
材謀之駿乎敬不如其信瑜蒙先主之任孔明而終不違
關張之客氣天下之終歸於曹氏也誰使之然也或曰操
漢賊也權亦漢賊也拒操而睦權非義也夫苟充類至盡
以言義則紛爭之世無一人之不可誅矣權逆未成視操
之握死獻帝於其掌中則有間矣韓信請王齊之日竇融
操遲疑之志亦槩必其皎皎忠貞如張睢陽文信國而後
可與其事使嚴其隱微以求冰霜之操則昭烈不與孔北
海同死而北奔袁紹抑豈以純忠至孝立大節者乎故孫
劉之不可不合二子之見義爲已審也其信也近於義而

可終身守者也先主沒諸葛違修好於吳所惜者肅先亡耳不然倘其有濟也乃其無濟矣二子之惇信固以存人道於變故繁興之世者也

赤壁之戰操之必敗瑜之必勝非一端也舍騎而舟既棄長而爭短矣操之兵衆衆則驕瑜之兵寡寡則奮故韓信以能多將自詑而謂漢高之不己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紹之勢以下荆吳操之破紹非戰而勝也固守以老紹之師而乘其敝也以此施之於吳則左矣吳憑江而守矢石不及舉全吳以餽一軍而糧運於無慮之地愈守則兵愈增糧愈足而人氣愈壯欲老吳而先自老又其一也兆

來之軍二十萬劉表新降之衆幾半之而恃之以爲水軍之用新附之志不堅而懷土思散以各歸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衆又素未有遠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懷劉琦之恩故黃蓋之火一爇而人皆駭散荆土思歸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積此數敗而瑜之明足以見之卽微火攻持之數月而操亦爲官渡之綏矣知此而兵之所忌與敵之足畏與否也皆可預料而定也

黃權王累嚴顏劉巴之欲拒先主也智在一曲而不可謂智忠在一曲而不可謂忠矣以明其然也張松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因張魯以取蜀誰能禦之諸欲拒先主者皆

有能保蜀而不爲操所奪乎亡有術也鍾繇之兵已向張魯危在旦夕而璋以柔懦待之奪於曹必矣與其奪於曹無如奪於先主則四子者料先主之必見奪以爲智知其一曲而不知其大全也非智也四子之於劉焉豢屬耳非君臣也焉雖受命作牧而漢之危亡風波自沸焉勿問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屑事者也先主雖不保爲漢室之忠輔而猶勤勤於定亂祇焉而愈也多矣戴非其主而怙之相依爲逆而失名義之大非忠也然則張松法正其賢乎而愈非也璋初迎昭烈二子者遽欲於會襲之忍矣哉君子於此惻璋以州授先主而保全之則得矣其他皆不

忠不智之徒也
論治者言得言失古今所共也而得不言其所自得失不
不言其所自失故牘滿冊府而聽之者無能以取益張紘
將死遺牋吳主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
道相反斯言抉得失之機於居心用情之際聞之者而能
惕焉反求之寸心而聽言用人立政之失焉者鮮矣夫人
之情不耽逸豫天下無不可進之善不喜諛悅天下無不
可納之忠然而中人之於此恆諱之也樂逸豫矣而曰圖
難者之迂遠而無益也喜諛悅矣而曰責善者之失理而
非法也反諸其心而果然乎哉偷安喜諛一婦人孺子之

愿而遂大之歟去之諱其偸安喜諛之情則利害迫於身而不知避其迹剛愎者其情在苟急取其柔情而促之於隱然後振起其生人之氣而國治有本非汎言得失者令人迷其受病之源而聽之若忘也奮恥自强而矯其情之所流雖學王之修身立政又何以加焉

苟或拒董昭九錫之議爲曹操所恨飲藥而卒司馬溫公許之以忠過矣乃論者譏其爲操謀篡而以正論自詭又豈持平之論哉彧之智算無遺策而其知操也尤習之已熟而深悉之達其九錫之議必爲操所不容矣姑託於正論以自解冒虛名蹈實禍智者不爲愚者亦不爲也而彧

何若是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於此亦可以徵人性之善雖牿亡而不喪如之何深求而重抑之彧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爲之謀耳雖然初起而卽委身於操與華歆王朗之爲漢臣而改面戴操者抑有異矣楊彪世爲公輔而不能亡身以憂國邴原以名節自命而不能辭召以潔身蜀漢之臣惟武侯不可苛求焉其他則皆幸先主爲劉氏之允而非其果能與漢存亡者也然則彧所媿者管甯耳當紛紜之世舍甯而無以自全乃彧固

以才智見而非術之流亞人矣季路冉有聚斂則從伐顓臾則爲之謀旅泰山則不救而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至於大惡嘗前而後天良之存者不昧禍未成而荏苒以爲之謀聖人且信其不與於篡弑善惡固有不相揜矣且彧之爲操謀也莫著於滅袁紹紹之爲漢賊也不下於操爲操謀紹猶爲紹而謀操也漢之賊滅其一而未嘗不快則彧爲操謀功與罪正相埒矣若其稱霸王之圖以歆操則懷才疏見恐非是而不爲操所用也則彧之爲操謀也亦未可深辠也試平情以論之則彧者操之謀臣也操之謀臣至於篡逆而心怵焉其不爾左挈右曳以亡其身其

天良之不昧者也幷此而以爲詭焉則過矣春秋之法諸侯失國則名之賤之也失國而又降焉賤甚矣此三代封建之侯國則然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天子有不得而擅滅焉爲臣子者有死而無降義存焉耳劉焉之牧益州漢命之命之以牧未嘗命之以世焉死璋僭立爭其位益州豈焉所可傳子而璋有宗社之責哉先主圍成都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猶長者之言也論者曰劉璋暗弱弱者弱於彊爭暗者暗於變詐而豈果昏孱之甚乎其不斷者不能早授州於先主而多此戰爭耳 韓稹之

於袁紹譚之於先主自知不逮而引退以避之皆可謂保身之智矣其劇吏悻悻以爭氣矜之雄以毒天下何足尚哉

吳蜀之好不終關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國之離無忌而急於篡關羽安能逃其責哉羽守江陵數與魯肅生疑貳於是而諸葛之志不宣而肅亦苦矣肅以歡好撫羽豈私羽而畏昭烈乎其欲并力以抗操匪舌是出而羽不諒故以知肅心之獨苦也羽爭三郡貪忿之兵也肅猶與相見而秉義以正告之羽無辭以荅而悻悻不忘豈盡不知肅之志氣與其苦心乎昭烈之敗於長坂羽軍獨全

曹操臨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遺而諸葛公東使魯肅西結遂定兩國之交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劉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於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爲之滅裂而不可復收然而肅之心未遽忿羽而墮其始志也以義折羽以從容平孫權之怒倘冀吳蜀之可合而與諸葛相爭以制操耳身遽死而授之呂蒙權之忮無與平之羽之忿無與制之諸葛不能力爭之隱無與體之而成謀盡毁矣肅之死也羽之敗也操之幸先主之孤也悲夫

金禕耿紀韋晃欲挾天子伐魏使其克焉足以存漢乎不

能也幸而不敗又幸而殺操爾朱兆之死拓拔氏乃以弃貿而見奪於宇文非但如董卓之誅獻帝一日不能安於長安已也故董承之計非計而伏完爲甚甚至於金禕而尤甚矣雖然至於金禕耿紀韋晃之時更無可以全漢之策而忠臣志士捐三族以與國俱碎雖必不成義憤之不容已亦烈矣哉於是而孫權之罪不容誅也懷憤嫉於先主而請降於操操無忌矣關羽出襄鄧向宛雒而懷忿以與孫氏爭操知之而坐待其敗普天之下爲漢臣者唯三子之不恤死而誓與獻帝俱殉社稷耳其他皆貪忿以逞者忠臣志士無可俟之機而又何擇焉

關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於敗亡昭烈之驕之也私之也非將將之道也故韓信之稱高帝曰陛下能將將能將將將而取天下有餘矣先主之入蜀也卒武侯張趙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夫與吳在離合之間而恃篤信乎我以矜勇者可使居二國之間乎定孫劉之交者武侯也有事於曹而不得復開釁於吳爲先主之計莫如留武侯率雲與飛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鄧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餘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終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見可任而不知其忮吳怒吳激孫權之降操而魯肅之計不伸也然則先主豈特不能將羽哉

且信武侯而終無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於昗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故高帝自言能用子房者以曹參之故舊百戰之功而帷幄之籌唯子房得與焉不私其舊不驕其勇韓彭且折況參輩乎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則矣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盡兄弟之私臨崩而有君自取之之言是有武侯而不能用徒以信羽者驕羽而遂絕問罪曹氏之津失豈在羽哉先主自貽之矣

讀通鑑論卷九終

衡陽王夫之譔

三國

國之亡有自以亡也至於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衆見之矣後起者因鑒之懲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轍雖不復蹈要不足以自存漢亡於宦官外戚之交橫曹氏初立卽制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黃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輔政皆鑒漢所自亡而懲之也然不再世而國又奪於權臣立國無深仁厚澤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孫昏梟撲火於原而燄發於煁竈雖厚戒之無救也

自其亡而言之漢之亡也中絕復興暴君相繼久而後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無桀紂之主而速滅以國祚計之漢爲永矣乃自順帝以後數十年間毒流天下賢士駢首以就死窮民空國以背畔盜賊接跡而蔓延魏之亡也禍不加於士毒不流於民盜不騁於郊以民生計之魏之民爲幸矣故嚴椒房之禁削堦除之權國卽亡而害及士民者淺仁人之澤不易之良法也乃昏主則曰外戚宦官內侍禁閽未嘗與民相接惡從而朘削之且其侈靡不節閒行小惠以下施於貧乏何至激而爲盜其剝民以致盜者士大夫之貪暴爲之也夫惡知監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

然猶之于刑餘之人知誅而已知賄而已非誅弗官也非賄弗誅也非剝民之膚弗賄也則毒流四海塡委溝壑而叫窮之民無所控告猶栩栩然曰吾未嘗有損於民士大夫吮之以爲利而嫁禍於我以爲名相激相詆挾上以誅遂濁流而天下箝口結舌視其敗而無敢言漢唐宋之浸敗而浸亡皆此繇也其能禁此矣則雖有奪攘之禍而民不被其災故司馬篡曹潛移於上而天下不知勿曰仿之於此失之於彼魏之立法無裨於敗亡也

魏從陳羣之議置州郡中正以九品進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於選舉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

名與於中正之品藻者鮮也非名譽弗聞也非華族弗與延譽也故晉宋以後雖有英才勤勞於國而非華族之有名譽者謂之寒人不得與於薦紳之選其於公天爵於天下而與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然且行之六代而未嘗不收人才之用則抑有道焉人之皆可爲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爲善者習也習之於人大矣耳限於所聞則奪其天聰目限於所見則奪其天明父兄熏之於能言能動之始鄉黨姻亞導之於知好知惡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見雷霆不聞非不欲見與聞也投以所未見未聞則驚爲不可至而忽爲不

足谷心也故曰習與性成成性而嚴師益友不能勸勉隳賞重罰不能匡正矣是以古之爲法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非絕農人之子於天性之外也雖欲引之於善而膻羶久蔽不信上之有日月必以白晝秉燭爲取明之具聖人亦無如此習焉何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矣欲滌除而拂拭之違人之習殆於拂人之性而惡能哉則斬取之犇肖之子淸流之士以品隲而進退之亦未甚爲過也父母者乾坤也卽以命人之性者也師友交遊者臭味也卽以發人之情者也見聞行習者造化也卽以移人之氣體者也知此則於是以求材焉有所

溢有所漏然而鮮矣唐之舉進士也不以一日之詩賦而以名望之吹嘘雖改九品中正之制猶其遺意焉宋以後糊名易書以求之於聲寂影絕之內而此意殆絕然而學挍之造士也夙而倡優隸卒之子弟必禁錮之則固天之所限而人莫能或亂者伊尹之耕傅說之築膠鬲之賈託以隱耳豈草野倨侮市井錐刀之中德色父而誶許母者有令人哉

以先主紹漢而繫之正統者爲漢惜也存高帝誅暴秦光武討逆莽之功德君臨已久而不忍其亡也若先主則惡足以嗣此哉光武之始起也即正討莽之義而誓死以挫

王邑王尋百萬之衆於昆陽及更始之必不可爲君而後自立正大而無慙於祖考也而先主興起其始起也依公孫瓚依陶謙以與人爭戰既不與於誅卓之謀抑未嘗念袁紹曹操之且篡而思撲之以存劉氏董承受衣帶之詔參之起兵乃分荊得益而忘之矣曹操王魏已亦王漢中矣曹丕稱帝已亦帝矣獻帝未死而發其喪謚亦利曹丕之弒而已可爲名矣費詩陳大義以諫而左遷矣是豈誓不與賊俱生而力爲高帝爭血食者哉承統以後爲人子孫則亡吾國者吾不共戴天之讎也以苻登之孤弱猶足以一逞而先主無一矢之加於曹氏卽位三月急舉伐吳

之師孫權一驃騎將軍荆州牧耳未敢代漢以王而急修關羽之怨淫兵以逞豈祖宗百世之讎不敵一將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故爲漢而存先主者史氏之厚也若先主則固不可以當此也羿篡四十載而夏復興莽篡十五年而漢復續先主而能枕戈寢塊以與曹丕爭生死統雖中絕其又何傷尸大號於一隅旣殂而後諸葛有祁山之舉非先主之能急此也司馬溫公曰不能紀其世數非也世數雖足以紀先主其能爲漢帝之子孫乎

談君臣之交者競曰先主之於諸葛伐吳之舉諸葛公曰

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公之志能盡行於先主乎悲
哉公之大節苦心不見諒於當時而徒以志決身殲遺恨
終古宗澤咏杜甫之詩而悲慨以死有以也夫公之心必
欲存漢者也必欲滅曹者也不交吳則內掣於吳而北伐
不振此心也獨子敬知之耳孫權狗可相諒而先主之志
異也夫先主亦始欲自彊終欲自王雄心不戢與關羽相
得耳故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孫權之信子瑜也
疑公交吳之深而並疑其與子瑜之合使公果與子瑜合
而有裨於漢之社稷則可勿疑也而況其用吳之深心勿
容妄揣也哉先主不死吳禍不息祁山之軍不得而出也

迫猇亭敗矣先主殂矣國之精鋭盡於夷陵老將如趙雲與公志合者亡矣公收疲敝之餘民承愚暗之沖主以向北方而事無可爲矣公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唯忘身以遂志而成敗固不能自必也嚮令先主以篤信羽者信公聽趙雲之言輟東征之駕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時連吳好以問中原力尚全氣尚鋭雖漢運已衰何至使英雄之血不洒於許雒而徒流於猇亭乎公曰漢賊不兩立悲哉其言之也若先主則固非有宗社存亡之感也嗚之哭者不涕公其如先主何哉張良遇高帝而志伸宗澤遇高宗而志沮公也子房也汝霖也懷深情而不易以告人

也而成敗異公懷心而不能言誠千秋之遺憾與楊顒之諫諸葛公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大哉言矣公謝之其沒也哀之而不能從亦必有故矣公之言曰甯靜可以致遠則非好爲煩苛以競長而自敝者也先主之初微矣雖有英雄之姿而無袁曹之權藉頓挫屢奔而客處於荊州望不隆而士之歸之也寡及其分荊據益曹氏之勢已盛曹操又能用人而盡其才人爭歸之蜀所得收羅以爲已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輕蜀之士躁雖若費禕蔣琬之譽動當時而能如鍾繇杜畿崔琰陳羣高柔賈逵陳矯者亡有也軍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

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財不足而唯公足之任李嚴而嚴亂其紀任馬謖而謖敗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於纖微以爲訏謨大猷之累豈得已乎夫大有爲於天下者必下有人而上有君而公之託身先主也非信先主之可爲少康光武也恥與荀彧郭嘉見役於曹氏以先主方授衣帶之詔義所可從而依之也上非再造之君下無分猷之士孤行其志焉耳向令龐統法正不卽於遽亡徐庶崔州平未成乖散先主推心置腹使關羽之傲李嚴之險無得間焉領袖羣才各效其用公亦何用此營營爲也公之泣楊馬也蓋自悼也

漢魏吳之各自帝也在三年之中蓋天下之稍兵者已盡而三國相爭之氣已衰也曹操知其子之不能混一天下丕亦自知一篡漢而父子之鋒鋭盡矣先主固念曹氏之不可搖而退息乎巖險孫權觀望曹劉之勝敗旣知其情之各自帝而息相吞之心交不足懼則亦何弗擁江東以自帝邪權所難者先主之扼其肘腋耳先主殂於永安權乃拒魏而自尊樂得鄧芝通好以安處於江東繇此觀之此三君者皆非有好戰樂殺之情而所求未得所處未安弗獲已而相爲扞格也曹氏之戰亟矣處中原而挾其主其敵多其安危之勢迫故孫氏之降知其非誠而受之敵

且盡勢且安甘苦自知而殺戮爲慘亦深念之矣孫氏則赤壁之外無大戰也先主則取蜀爭荊而姑且息也是以三君者猶可傳之後裔而不與公孫袁呂同殄其血亢上天之大命集於有德雖無其德而抑無樂殺之心則亦予之以安全天地之心以仁爲復豈不信哉丕之逆也權之狡也先主之愎也皆保固爾後而不降天罰以其知止而能息民也逆與狡違道甚矣而惟愎尤甚先主甫即位而興伐吳之師毒民以逞傷天地之心故以漢之宗支而不敵篡逆之二國先主殂武侯秉政務農殖穀釋吳怨以息民然後天下粗安蜀漢之祚武侯延之也非先主之所克

勝也

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彊吳介其閒皆不敵也而角立不相下吳有人焉足與諸葛頡頏魏得士雖多無有及之者也立國之始宰相爲安危之大司而吳之舍張昭而用顧雍雍者允爲天子之大臣者也屈於時而相偏安之國爾曹氏始用崔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韓進人心不固而國祚不長有自來也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甯靜尙矣而與先主皆染申韓之習則且與曹氏德齊而莫能相尙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顧雍者鮮矣寡言愼動用人惟其能而無適莫恤民之利病密言於上而不衒

其怨威黜小利小功罷邊將便宜之策以圖其遠大有曹
參之倚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靜正而不燿其廉求其
德之相若者曠世而下唯李沆爲近之而雖以處兵爭之
世事雄猜之主雖爲愈矣故曰允爲天子之大臣也雖既
乘國陸遜益濟之以寬仁自漢末以來數十年無屠掠之
慘抑無苛繁之政生養休息唯江東也獨惜乎與無漢之
正魏之彊而終於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餘矣
魏之亡自曹丕遺詔命司馬懿輔政始懿之初起爲文學
掾豈夙有奪魏之心哉魏無人延懿而授之耳懿之視操
弗能若也操之威力割二袁俘呂布下劉表北埽烏桓而

懿無其功操迎天子於危亂之中復立漢之社稷而懿無其名魏有人懿不能奪也魏之無人曹丕自失之也而非但丕之失也丕之詔曹真陳羣與懿同輔政者甚無謂也子叡已長羣下想望其風采大臣各守其職司而何用輔政者爲其命羣與懿也以防曹真而相禁制也然則雖非曹爽之狂愚真亦不能爲魏藩衛久矣以羣懿防真合真與懿羣而防者曹植兄弟也故魏之亡亡於孟德偏愛植而植思奪適之日兄弟相猜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漢高意移於趙王唐高情貳於建成宋祖受母命而亂與子之法開國之初所恒有也而曹氏獨以貽覆

宗之禍天不佑僭人而使並峙於時以生猜制夫之道也稽其不然釁雖開於內必不假秉政握兵之異姓持權以翁束懿親漢[illegible]室而姦邪不興於外豈有患哉魏之自取滅亡天[illegible]人之不滅者天也

兩敵相持而有起兵[illegible]者以逆相應見為可恃恃以夾攻內應者必敗勿慮[illegible]我也為賊也皆不可恃以冒進者也其為義也忠臣志[illegible]憤蹶起而成敗非其所計且其果懷忠憤者一二人耳[illegible]他皆微利無恆相聚而不相攜者也若其為賊也則妄人之[illegible]分之圖假我以惑眾而亡實者耳如之何其恃邪彭綺亂人也借為魏討吳以為

名而實賊也其心恃我之援而已欻然而興虐民罔利而欲恃以爲應援彼敗而我之鋒亦挫矣彼可恃也奚用我爲彼不可恃矣而抑安能爲我之恃乎侯景不足以難魏適以亡梁擁大衆捉爭地者且然况烏合之一旅哉岳侯恃兩河忠義以伐金使無金牌之撤亦莫保其不與俱潰也孫資諫曹叡之應彭綺明於料敵矣

諸葛公出師北伐表上後主以親賢遠小人爲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後主失國之繇早見於數十年之前公於此無可如何而唯以死謝寸心耳賢臣之進大臣之責也非徒以言而必有進之之實公於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亦

既進之無遺力矣然能進而不能必庸主之親之庸主見賢而目欲垂猶賢主見小人而喉欲噦也無可如何也雖然尚可使之在列也至於小人之親而愈無可如何矣卑其秩削其權不得有爲焉止矣愈抑之庸主愈𢌿之愈禁之庸主愈私之斂迹於禮法之下而噂沓於帷帟之中庸主曰此不容於執政而困可哀矜者也綢繆不舍信其無疵可摘而蟲蠹潛中於肸蠁之微嗚呼其將如之何哉故賢臣不能使親而猶可進小人可使弗進而不能使弗親非有伊尹放桐非常之舉周公且困於流言况當篡奪相仍之世而先主抑有君自取之之亂命形格勢禁公其如

小人何哉歷舉興亡之緒著其大端而已何者爲小人不能如郭費董向之歷指其人而無諱也指其名而不得而況能制之使勿親哉以一死謝寸心於未死之時姑無決裂焉足矣公之遺憾豈徒在漢賊之兩立也乎

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謀之士而士之長於略者相踵而與孟德智有所窮則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贊無遺策逮於子桓之世賈詡辛毗劉曄孫資皆坐照千里之外而持之也定故以子桓之鄙叡之汰抗仲謀孔明之智勇而克保其磐固孔明之北伐也屢出而無功以爲司馬懿之力能拒之而早決大計於一言者則孫資也漢兵

初出三輔震驚大發兵以迎擊於漢中備距非應敵之道乃使其果然而魏事去矣漢以初出之全力求敵以戰其氣銳魏空關中之守卽險以爭其勢危皆敗道也一敗潰而漢乘之長安不守漢且出關以搗宛雒是高帝破項之故轍也魏惡得而不危資籌之審矣卽見兵據要害敵卽盛而險不可踰據秦川沃野之衆坐食而制之雖孔明之志銳而謀深無如此漠然不應者何也資片言定之於前而拒諸葛挫姜維收效於數十年之後司馬懿終始所守者此謀也魏足智謀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故能用人者可以無敵於天下

魏延請從子午谷直搗長安正兵也諸葛繞山而西出祁山趨秦隴奇兵也高帝舍棧道而出陳倉以取三秦三秦之勢散拊其背而震驚之而魏異是非堂堂之陣直前而攻其堅則雖得秦隴而長安之守自有餘魏所必守者長安耳長安不拔漢固無如魏何而迂回西出攻之於散地魏且以爲是乘閒攻瑕有畏而不敢直前則敵氣愈壯而我且疲於屢戰矣夏侯楙可乘矣魏見漢兵累歲不出而志懈卒然相臨救援未及小得志焉彌旬淹月援益集守益固卽欲拔一名都也且不可得而況魏之全勢哉故陳壽謂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誠有謂巳而公謀之數年

奮起一朝豈其不審於此哉果畏其危也則何如無出而免於疲民邪夫公固有全局於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後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復也其出師以北伐攻也特以爲守焉耳以攻爲守而不可示其意於人故無以服魏延之心而貽之怨怒秦隴者非長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門戶也天水南安安定地險而民彊誠收之以爲外徼則武都陰平在懷抱之中魏不能越劍閣以收蜀之北復不能繞階文以搗蜀之西則蜀可鞏固以存而待時以進公之定算在此矣公殁蜀衰魏果由陰平以襲漢夫乃知公之定算名爲攻而實爲守計也公之始爲先主謀曰天下有

變命將出宛雒自獨秦川惟直指長安則與宛雒之師相應若西出隴右則與宛雒相去千里之外首尾斷絕而不相知以是知祁山之師非公初意主闘而敵疆改圖以爲保蜀之計耳公蓋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與魏延輩語也

武侯之任人一失於馬謖再失於李嚴誠哉知人之難也闇者不足以知而明察者卽以明察爲所蔽妄者不足以知而端方者卽以端方爲所蔽明察則有短而必見端方則有瑕而必不容士之智畧果毅者短長相間瑕瑜相雜多不能純粹之術待之嚴則無以自全而或見棄卽加意

收斂而固不任之矣於是而飾其行以無過飾其言以無尤者周旋委曲以免摘言果辨行果堅而孰知其不可大任者正在於此似密似愼外飾而中枵恧足任哉故先主過實之論不能遠馬謖而任以三軍陳震鱗甲之言不能退李嚴而倚以大計則唯武侯端嚴精密二子仰乘之以敝而受其敝也於是而曹孟德之能用人見矣以治天下則不足以爭天下則有餘敝於道而不敝於才不能燭司馬懿之姦而苟彧郭嘉鍾繇賈詡惟所任而無不稱矣

城濮之戰晉文不恃齊秦也恃齊秦則必令齊掠陳蔡而南以牽之於東秦出武關下鄢郢以撓之滎陽之阨高帝

不恃彭黥也恃黥布則當令布率九江之兵沿淮而襲之恃彭越則越勝而進越敗而退也善用人者不恃人此之謂大畧吳人敗曹休於石亭諸葛出陳倉之師上言曰賊挫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其無功宜矣恃吳勝而乘之吳且退矣失所恃而心先沮氣先折也劉定吳交以制魏此諸葛之成謀計之善者也雖然吳交之必定亦惟東顧無憂可決於進爾及進而所恃者終在己也我果奮勇以大挫魏於秦川而舉長安吳且恃我以疾趨淮汝不恃吳而吳固可恃也己未有必勝之形而恃人以逞交相恃交相誤六國之合從所以不能動秦之毫末

其右驗已石亭之役賈逵以虛聲怖吳而吳退吳望蜀之乘之蜀不能應也陳倉之役張郃以偏師拒蜀而蜀沮蜀望吳之舉之吳不能應也兩國異心謀豈異計東西相距聲響之利鈍不相及聞風而馳風定而止恃人者不敗足矣未有能成者也德必有鄰修德者不恃鄰學必會友爲學者不恃友得道多助創業者不恃助不恃也乃可恃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魏制諸侯入繼大統者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是也帝后之尊天之所秩非天子所得擅以加諸其親則大統正而天位定也其曰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則與

義而歿仁矣所後者以承統而致其尊因以致其親義也所生者以嗣統而屈其尊不能屈其親仁也親者與心生以生其心性之不可掩者也故古之制服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期不問與所生相去親疏卽與所後者在六世祖免之外而必期且必正名之曰所生父母未嘗槩儕諸伯叔之列也抑此猶爲爲人後者言之若宋英宗之後仁宗孝宗之後高宗固以爲子而子之則所後所生父母之名各正而所生者並屈其親若夫前君之生也未嘗告宗廟詔臣民而正其爲後嗣子之嗣也未嘗修寢門視膳之儀立國儲君副之位臣民推戴而大位歸焉則亦如光武之

於南頓位號不可僭而天倫不可忘何得遽謂之私親而族人視之也哉天下所重者統也人子所不可背者親也爲天下而不敢干其統則天下之義重而己之恩輕雖有天下而不可沒其生我之恩則天下敝屣而親爲重導諛者獻追尊之僭矯異者沒父母之名折衷以順天理之固然豈一偏之說所可亂哉

國政之因革一張一弛而已風俗之變遷一質一文而已上欲改政而下爭之爭之而固不勝下欲改俗而上抑之抑之而愈激以流故節宣而得其平者未易易也東漢之中葉士以名節相尙而交遊品題互相持以成乎黨論天

下奔走如騖而莫之能止桓靈側聽奄豎極致其罪狀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風而不以爲忌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爲亂政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也於是進崔琰毛玠陳羣鍾繇之徒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刑名而漢末之風暫息者數十年琰玠殺孟德殁持之之力窮而前之激者適以揚矣太和之世諸葛誕鄧颺浸起而矯孟德綜覈之習結納互相題表未嘗師漢末之爲而若或師之且刓方向圓崇虛墮實尤不能如李杜范張之崇名節以勵俗矜乃遂以終魏之世迄於晉而不爲衰止然則孟德之綜核名實也適以壅已決之水於須臾而助其流溢已耳故

因抑之而愈以流也名之不勝實文之不勝質也久矣然古先聖人兩俱不廢以平天下之情獎之以名者以勸其實也導之以文者以全其質也人之有情不一矣既與物交則樂與物而相取名所不至雖為之而不樂於終此慾父不能得之於子嚴師不能得之於從明君不能得之於臣民者也故因名以勸實因文以全質而天下歡忻鼓舞於敦實崇質之中以不蕩其心此而可杜塞之以域民於矩矱也則古先聖人何弗圉天下之躍冶飛揚於鉗網之中也以為拂民之情而固不可也情者性之依也拂其情拂其性矣性者天之安也拂其性拂其天矣志憯而勃然

以欲興則氣亦蝸蝓屯結而待隙以外洩迨其一激一反再反而蠹棄其質以浮蕩於虛名利者爭託焉僞者亦託焉激之已極無所擇而唯其所汎濫夏侯元何晏以之亡魏王衍王戎以之亡晉五胡起江東僅存且蔓引以迄於陳隋而不息非崇質尚實者之激而豈至此哉桓靈激之矣奄豎激之矣死亡接踵而激猶未甚雨蠹奄豎不能揜其名也孟德炎玠並其名而揜之而後詭出於元虛橫流於奔競莫能禁也以傅咸卞壼陶侃之公忠端亮折之而不勝董昭欲以區區之辨論使曹爽持法以禁之其將能乎聖王不作禮崩樂壞政暴法煩祇以增風俗之浮蕩而

已矣

魏伐遼東蜀征南中一也皆用兵謀國之一道也與隋煬之伐高麗唐元之伐雲南異矣隋唐當天下之方甯貪功而圖遠涉萬里以徼幸敗亡之釁不得而辭焉諸葛公之愼司馬懿之智舍大敵而勤遠畧其所用心者未易測矣兩敵相持勢相若而不相下固未得晏然處也而既不相爲下矣先動而躁則受其傷弗容不靜以俟也靜以俟則封疆之吏習於固守六軍之士習於休息會計之臣習於因循需之需之時不可徼而兵先弛技擊奔命忘生趨死之情日以翺翔作好而避其氣則靜退之禍必伏於不覺

一旦有非常變失措驚擾惴縮而國固不足以存況望其起而制人收長驅越險之功哉魏之東征蜀之南伐皆所以習將士於戰而養其勇也先主殂蜀未可以圖中原孟德父子繼亡魏未可以并吳蜀兵不欲其久安而忘致死之心諸葛之略司馬之智其密用也非人之所能測也或曰習士於戰有訓練之法而奚以遠伐為嗚呼此坐而談兵誤人家國之言耳步伐也擊刺也束伍也部分也訓練而習熟者也兩軍相當飛矢雨集白刃拂項趨於死以爭必勝氣也非徒法也有其法不作其氣無輕生之情而曰試於旌旗金鼓之間雖容以進退戲而已矣習之愈久而

士愈無致死之心不亡何待焉訓練者戰餘而教之也非數十年之中目不見敵徒修其文具之謂也

武侯遺令魏延斷後爲將琬費禕地也李福來請公已授蜀於琬禕而必不可使任蜀者魏延也延權亞於公而雄猜難御琬未嘗與軍旅之任而威望不踰延先入而挾孱主琬固不能與爭延居然持蜀於掌腕矣唯大軍退而延不得孤立於外楊儀先入而延不得爲主於中雖憤激而成乎亂一夫之制耳延之亂也不北降魏而南攻儀論者謂其無叛心雖然豈可保哉延以偏將孤軍主帥死而乞活於魏則亦司馬懿之屬吏而已矣南轅而不北駕不欲

爲懿下也使其操全蜀之兵制朝權而唯其意成則攘曹以奪漢不成將舉三巴以附魏司馬懿不得折箠而馭之其降其否亦惡可諒哉楊儀褊小之器耳其曰吾若舉軍就魏寧當落度如此是則卽爲懿屈而不懟者令先歸而延與姜維持其後蔣琬談笑而廢之非延匹也於是而武侯之討周矣故二將訌而於國無損不然將爭於內敵必乘之司馬懿之智豈不能閒二亂人以捲蜀而何爲斂兵以退也

武侯之言曰淡泊可以明志誠淡泊矣可以質鬼神可以信君父可以對僚友可以示百姓無待建鼓以亟鳴矣且

夫持大權建大功為物望所歸而懷不軌之志者未有不封殖以厚儲於家者也以示豆區之恩以收百金之士以餌腹心之蠹以結藩鎮之歡胥於財而取給季氏富於周公而魯昭莫能制焉曹馬劉蕭皆祖此術也誠淡泊矣競利名者之所不趨而子孫亦習於儒素不問其威望之重輕而固知其白水盟心衡門歸老之夙圖矣乃武侯且表於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粟以負陛下一若志晦不章憂讒畏譏之疏遠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嗚呼於是而知公之志苦而事難矣後主者未有知者也所猶能持守以信公者先主之

遐命而已先主曰子不可輔君自取之斯言而入愚昧之心公非剖心出血以示之豈能無疑哉身在漢兄弟分在雖吳三國之重望集於一門關張不審挾故舊以妬其登庸先主之疑蓋終身而不釋施及嗣子之童昏內而百揆外而六軍不避嫌疑而持之固含情不吐誰與諒其志者然則後主之決於任公屈於勢而不能相信以道明矣公乃諄諄然取桑田粟帛竭底蘊以告無求於當世其孤幽之忠貞危疑若此而欲北定中原復已亡之社稷也不亦難乎於是而知先主之知人而能任不及仲謀遠矣仲謀之於子瑜也陸遜也顧雝也張昭也委任之不如先主之

於公而信之也篤豈不賢哉先主習於申韓而以教子其操術也與曹操同其宅心也亦彷彿焉自非司馬懿之深姦則必被掣曳而不能盡展其志畧故曰公志苦而事難也不然公志自明而奚假以言明邪

得直諫之士易得憂國之臣難識所不及誠所不逮無死衛社稷之心不足與於憂國之任久矣若夫直諫者主德之失章章見矣古之為言也仁慈恭儉之得奢縱苛暴之失亦章章見矣習古之說而以證今之得失不必深思熟慮殷憂鬱勃引休戚於躬受而斟酌以求當亦可奮起有言而直聲動天下矣魏主叡之後一傳而齊王芳廢再傳

而高貴鄉公死三傳而常道鄉公奪青龍景初之際禍胎已伏蓋岌岌焉無有慮此爲獻言者豈魏之無直臣哉獻之營土木多內寵求神僊察細務濫刑賞也舊臣則有陳羣辛毗蔣濟大僚則有高堂隆高柔楊阜杜恕陳矯衞覬王肅孫禮衞臻小臣則有董尋張茂極言無諱不避喪亡之謗詛至於叩棺待死以求伸獻雖包容勿罪而諸臣之觸威以抒忠也果有身首不恤之忱漢武唐宗不能多得於羣臣者而魏主之廷森森林立以相糾紏然而阽危不救旋踵國亡繇是觀之直諫之臣易得而憂國之臣未易有也高堂隆因鵲巢之變陳他姓制御之說問陳矯以司

馬公爲社稷之臣而矯答以未知然則魏之且移於司馬氏禍在旦夕魏廷之士或不知也知而或不言也暨與矯知之而不深也言之而不力也當其時懿未有植根深固之黨未有榮人辱人生人殺人之威福而無能盡底蘊以爲魏主告無他心不存乎社稷浮沈之識因之不定未能剖心刻骨爲曹氏徘徊四顧而求貞其宗祏也逮乎魏主殂劉放孫資延大姦於肘掖之後雖灼見魏之必亡而已無及矣以社稷爲憂者如操舟於洪濤巨浸脈察其磧岸狀渦之險易目不旁瞬而心喻之則折旋於數十里之外而避危以就安也適其所泊而止豈舟工之智若神禹哉

心嘗於是而生死守之爾若夫雖賜崇葬錮人十川之縱欲勞民與夫暴怒刑殺戮小臣毀大臣踈親細務而毆下不君此皆見之聞之古有明訓而依道義以長言之則不必有體國之忠而但有敢言之氣固可無所畏避而唯其敢諫者也抑豈足恃為宗社生民之託哉

陳羣上封事諫魏主輒削其草楊阜備人主之威以直諫與人言未嘗不道袁淑贊羣之忠而議阜之播揚君惡夫阜激而太過誠然矣以羣之削草為忠臣之極致又奚得哉淑曰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非知道之言也君父均也而事之之道異禮曰事親有隱無犯事

君有犯無隱隱者如其惡而諱之也有隱以全恩無隱以明義道之準也君之有過也諫之而速改改過之美莫大焉稱其前之過以表其後之改固以揚其美之大者也諫而不聽君過成矣卽不言而臣民固已知之矣導諛之臣方且爲之飾非爲是弭在廷之口而諫者更爲之擠覆於是而導諛之臣益無所忌而惟其欲爲且已諫而不聽庶幾人之繼進也小臣疏遠望近臣之從違以爲語默近臣養君之慝而蔽下之知則疏遠欲言之士且徘徊疑沮而以柔巽揄揚爲風尚勸忠之道喪於唯諾之習孤鳴無和雖造膝而爲痛哭亦無如怙過之主何矣韓愈氏非知道

者擬文王之詩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而爲此言也則飛廉惡來且援爲口實以惑紂而信比干之死爲當其辜矣亦何憚而不殫其斮脛炮烙之慘乎若羣者以全身於暴主之側孔光溫樹之故智也謂之曰忠而同君父於一致袁宏惡知忠臣之極致哉

魏主叡之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舜配天以舜妃配地其亢地於天離妣於祖亂乾坤高卑之位固不足道矣妄自祖虞而以廢禘譏漢尤不知禘者也自漢以下禘之必廢也無疑也三代而上君天下者數姓而已天子之支庶分封爲侯各受命而有社稷其後

一族衰微則一族之裔孫以德而復陟帝位無有不繇諸侯祖天子而崛起者也推創業之主而上之始受命而有社稷者其始祖也商之契周之稷是也又推而上之則固有天下者也而高辛是也是爲始祖所自出之帝也世有社稷而爲君代相承而譜牒具存雖歷數十世而雲仍不絕則所自出之帝雖遠亦猶父子之相授淵源不昧而後此之有天下者仍還其前此有天下之故業以示帝位之尊不越神明之冑非是者不得而干焉此封建未墜之天下道固然也秦雖無德而猶柏翳之裔受封西土可以繼三代而王使追所自出之帝而禘焉得矣至於漢興雖曰

帝堯之苗裔而不可考也陶唐之子孫受侯封者國久滅
而宗祀皆亡帝堯之不祀久已忽諸高帝起田閒爲亭長
自以滅秦夷項之功而有天下徵家世於若存若亡之餘
懸擬一古帝爲祖將誰欺欺天乎自漢以下之不禘豈不
允哉漢曰祖堯也王莽曹氏曰祖舜也唐曰祖皋陶也老
聃也攀援不可致詰之聖賢以自張大者也澤所已斬道
所不嗣識所不至以名屬之以文修之漠乎其不相及久
矣篤其側微不知其有所祖也序其譜系不知其必爲祖
也且遠引而祖之仁人孝子之事其先如是而已哉郭崇
韜拜湯汾陽之墓梁師成追訟眉山之誣爲姍笑而已魏

主敝其何以異於是

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雖然任人而廢法則下以合離爲毀譽上以好惡爲取舍廢職業徇虛名逞私意皆其弊也於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蠹也非法而何以齊之故申韓之說與王道而爭勝乃以法言之周官之法亦密矣然皆使服其官者習其事未嘗懸黜陟以擬其後蓋擇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課人必使與科條相應非是者罰也法誠立矣服其官任其事不容廢矣而有過於法之所期者焉有適如其法之所期者焉有不及乎法之所期者焉才之有偏勝也

時之有贏詘也事之行緩急也九州之風土各有利病也
等天下而理之均難易而責之齊險易豐凶而限之可爲
也而憚於爲不可爲也而强爲塗飾以應上之所求天下
之不亂也幾何矣上之所求於公卿百執郡邑之長者有
其綱也安民也裕國也興賢而遠惡也固本而待變也此
大綱也大綱圮而民怨於下事廢於官虛譽雖騰莫能掩
也苟有法以授之人不得以玩而政自舉矣故曰擇人而
授以法非立法以課人也論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
清其本矣弗慎弗勤而能清也詘於繁而可以居要充其
至可以爲社稷臣矣弗清而不慎不勤其罪易見而爲惡

也淺弗精矣而愼以勤焉察察孳孳以規利而避害夫乃爲天下之巨姦考課以黜陟之卽其得而多得之於勤愼以隳其精況其所謂勤者非勤而愼者非愼乎是所謂孳孳爲利蹠之徒矣精議者似無益於人國者也而國無是不足以立恐其亡實而後以法飭之周官周禮關雎麟趾之精意所持也京房術數之小人何足以知此哉盧毓劉邵師之以惑魏主不能行焉必也雖不能行而後世功利刑名之徒猶師其說張居正之毒所以延及百年而不息也

魏主叡授司馬懿以輔政而懿終篡也宜哉法紀立人心

固大臣各得其人則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可不亂何肯
當危病悖務之時委一二人錫以輔政之名倒魁柄而授
之邪周公之輔成王也王幼而未有知識且公之至德曠
古一人而武王之信公也以兩聖而相知也然使無輔政
之名則二叔亦無釁以搆難而沖人晏然矣漢武之任霍
金上官也上官逆霍氏不終矣輔政之名由此而立而抑
攷足師乎先主之任諸葛而諸葛受命當分爭之世而後
主不足有為也兩俱弗獲已而各盡其心耳先主不能舍
後主而别有所立則不能不一委之諸葛以壹後主之心
若夫魏主叡無子而非有適長之不可易也宗室之子唯

其所擇以爲後當其養芳與詢爲子之日豈無賢而可嗣者慎簡而豫教之迨其將廢芳之爲子巳三歲矣可否熟知而教訓可夙何弗擇之於先教之於後令可君國而勿墜而使劉放孫資得乘其篤疾以售姦雄於負扆哉爲天下得人者得一人爾得其人而宰輔百執無不得焉巳旣無子唯其意而使一人以爲君不審其勝任與否而又別委人以輔之則胡不竟授以天下而免於篡弑乎漢之自旁支入繼者皆昏庸之器母后權姦之爲之也非若叡之自擇而養之也彼憒憒以死無意於宗社而委之婦人者無責耳矣而魏主叡何爲者也宋仁宗之授英宗高宗之

授孝宗一旦嗣立而太阿在握有二君之愼豈至忍死以待巨姦而付以童昏也哉故宋二宗之立嗣允爲後世法也輔政者危亡之本惡得託周公之義以召禍於永世哉史稱何晏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傅嘏譏晏外靜內躁皆司馬氏之徒黨邪醜正加之不令之名耳晏之逐異己而樹援也所以解散私門之黨而厚植人才於曹氏也盧毓傅嘏懷寵祿慮子孫豈可引爲社稷臣者乎稽令曹爽不用晏言父事司馬懿而唯言莫違爽可不死且爲戴莽之劉歆若逮其簒謀之已成而後與立異劉毅司馬休之之所以或死或亡而不亦晚乎爽之不足與有

爲也魏主叡之不知人而輕託之也乃業以宗臣受顧命矣晏與畢軌鄧颺李勝不與爽爲徒而將誰與哉或曰圖存社稷者智深勇沈而謀之以漸晏一旦蹶起而與相持激懿以不相下之勢而魏因以亡夫曹芳以暗弱之沖人孤立於上叡且有忍死待君相見無憾之語舉國望風而集者無敢踰司馬氏之閾閾救焚拯溺而可從容以待乎懿之不可託也且勿論其中懷之叵測也握通國之兵爲功於闔外下新城平遼東卻諸葛撫關中將吏士民爭趨以效尺寸旣赫然矣聽有舉社稷之重付孺子於大將之手而能保其終者哉王敦無邊徼之功故溫嶠得制之於

甚而桓溫有枋頭之敗故王謝得持之以從容奪孤豚於孤豚之口雅士無所容其靜鎮智者無所用其機謀力與相爭而不勝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當是時同姓猜疏而無權一二直諒之臣如高堂隆辛毗者又皆喪亡曹氏一綫之存亡僅一何晏而猶責之已甚抑將責劉越石之不早附劉淵文宋瑞之不亟降蒙古乎嗚呼惜名節者謂之浮華懷遠慮者謂之銛巧三國志成於晉代固司馬氏之書也後人因之掩抑孤忠而以持祿容身望風依附之逆黨爲良圖公論沒人心蠱矣

蔣琬改諸葛之圖欲以舟師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愈

非策矣魏興上庸非魏所恃爲巖險而其贅餘之地也縱克之矣能東下襄樊北收宛雒乎不能也何也魏興上庸漢中東迤之餘險士卒所憑以阻突騎之衝突而依險自固則出險而魂神已惘固不能踰閑限以與人相搏也且舟師之順流而下也逸矣無與遏之而戒心弛一離乎水而衰氣不足以生必敗之道也先主與吳其爭於水而且潰況欲以水爲勢而與車騎爭於原陸乎魏且履實地資宿飽坐而制之於丹淯之湄如蛾赴燄十撲而九亡矣劉裕之泝河渭以入關中王鎮惡等以步騎馳擊而舟師繼其後非恃舟師以爭人於陸也姚泓恃拓拔氏爲之守拓

扳氏不爲汎守而汎弛其防故獲利焉非獨倚舟師之利攻人於千里之外也諸葛之出祁山以守爲攻卽以攻爲守知習於險者之不利於夷且自固以待時變特不欲顯言之以怠衆志耳琬移屯而東西防遂弛鄧艾陰平之禍自琬始矣琬疾動而不能行司馬懿方謀篡而未暇故蜀猶以全不然此一舉而蜀亡不旋踵矣

曹孟德始屯田許昌而北制袁紹南折劉表鄧艾再屯田陳項壽春而終以吞吳此魏晉平定天下之本圖也屯田之利有六而廣儲芻糧不與焉戰不廢耕則耕不廢守守不廢戰一也屯田之吏士據所屯以爲己之樂土探伺密

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無室家則情不固有室家則爲行伍之累以屯安其室家出而戰歸而息三也兵從事於耕則樂與民親而殘民之心息卽境外之民亦不欲淩轢而噬齕之敵境之民且親附而爲我用四也兵可久屯聚於邊徼束伍部分不離其素甲胄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調發符旦下而夕就道敵莫能測其動靜之機五也勝則進不勝則退有所止不至駭散而內訌六也有此六利者而粟米芻稾之取給以不重困編氓之輸運屯田之利溥矣哉諸葛公之於祁山也亦是道也姜維不能踵之是以亡焉雖然有其地有其時矣許昌之屯乘黃巾之亂民皆流亡

野多曠土也兩淮之屯魏吳交爭之地棄爲甌脫田皆蕪廢也五丈原之屯秦隴階文之閒地廣人稀羌胡據山澤而棄平土數百里而皆艸萊也非是者可屯之地畸零散布於民田之閒而分兵以屯之則一散而不可猝收矣奪民熟壤以聚屯民怨而敗速矣此屯之必以其地也屯之於戰爭之時壓敵境而營疆埸以守爲本以戰爲心而以耕爲餘力則釋耒耜援戈矛兩不相妨以相廢若在四海蕩平之後分散士卒雜處民閒使食利於耕而以戰守爲役則雖有訓練鈐束之法日漸月靡於全軀保室樸鈍偷安之習而天下於是乎無兵故唯棗祗鄧艾諸葛可以行

焉而後此之祖以安插天下之兵是弭兵養懦之術也故陵夷衰微而無與衛國此屯之必以其時也法有名同而實異事同而效異如此者多矣謀國者不可不審也

史稱管甯爲潔而熙熙和易因事而導人以善善於傅君子之心矣世之亂也權詐興於上偷薄染於下君不可事民不能使而君子仁天下之道幾窮窮於時因窮於心則將視天下無一可爲善之人而拒絕唯恐不夙此焦先孫登朱桃椎之類所以道窮而仁亦窮也夫君子之視天下人猶是人也性猶是性也知其惡之所自烝知其善之所自隱其烝也非其固然其隱也則如衍艸霜凋而根荄自

涸也無事不可因無因不可導無導不可善喻其習氣之橫流即乘其天良之未喪何不可與以同善哉此則盎然之仁充滿於中時雨灌注而病艸榮矣惜乎時無可事之君而甯僅以此終非然將與伊傅而比隆矣嗚呼不得之於君可得之於友而又不可得矣不得之薦紳可得之於鄉黨而又不可得矣不得之父老可得之童蒙而又不可得矣此則君子之抱志以沒身而深其悲閔者也友之不得君錮之鄉黨之不得薦紳弊之童蒙之不得父老蔽之故甯之仁終不能善魏之俗君也薦紳也父老也君子之無可如何者也吾盡吾仁焉而道窮於時不窮於己亦奚

忍為焦先孫登朱桃椎之孤傲哉
形可以徵神乎曰未嘗不可也神者天德之函於地者也
形者地德之成乎天者也相函相成而不相舍神之靈形
受之形之靈神傳之非神孤凝其靈於虛而形頑處也譬
之笙竽然器洪而聲洪器纖而聲纖矣譬之盂水然器方
而水方器圓而水圓矣造化者以其神之靈搏造形質而
氣以舒斂焉榮隨氣而華隨氣而黯衛隨氣而理隨氣而
亂內而藏府之精粗外而筋骸之勁脃動靜語默各如其
量而因以發用則明於察形者可以徵神固矣管輅之評
鄧颺何晏而言皆屢中知此而已矣然則神可以化形乎

曰奚爲其不可也其始也天化之天之道也其後也人化之人之道也天之道亭之毒之用其偶然故媺惡偏全參差而不齊人之道熏之陶之用其能然則惡可使媺偏可使全變化而反消人莫難於御其神而形其易焉者昧者不知曰一受其成型而與之終古其不知道也久矣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榮衛隨養以移而內而藏府外而筋骸隨之以移況動止語默因心而縱斂因習而率循者哉躁颷之躁徵於形之躁也不可驟息而息之以靜者颷可得而主也何晏之幽徵於形之幽也不可驟張而張之以明者晏可得而主也豈有他哉一旦而知躁與幽之爲不善

操之縱之懲乂於俄頃習之制之禀成於漸夹則二子者金錫圭璧之章再見而驚非其故畧又安能測之哉乃若二子者終成乎幽躁而使畧言之終驗其蔽一也一者何也曰驕也老莊者驕天下而有餘者也絕學以無憂與天而爲徒而後形之不善一受其成型而廢人道之能然故禍至而不知其所自召也地承天而受化形順神而數移故管輅之術君子節取焉而不恬之以爲固然人之有道也風雨可使從欲元氣可使受治况在躬之榮衞藏府筋骸與從心之動止語默哉

王淩可以爲魏之忠臣乎蓋欲爲司馬懿而不得者也爲

懿不得而懿愈張矣齊王芳魏主叡之所立也懿殺曹爽而制芳於股掌其惡在懿其失在叡而芳何尤焉使霍光而有操懿之心漢昭亦無如之何而可責之芳乎淩誠忠於魏而思存其社稷正懿閉門拒主專殺宗臣覬覦九錫之罪抗表而人討事雖不成猶足以鼓忠義之氣而懿不能嫁禍於楚王以剗曹氏之宗支使斂迹而坐聽其篡奪而淩欲廢無過之主以別立君此其故智梁隋之季多效之者而終以盜鈴則使淩得志楚王彪特其掩耳之資操此心也惡足以惑人心而使效順哉名義者邪正存亡之大司也無義不可以爲名無名不可以爲義忠臣效死以

爭之姦雄依附而抑必挾之以曹操之不軌也王芬欲立合肥侯以誅宦官而操審其必敗勿從也袁紹欲立劉虞以誅董卓而操惡其徒亂勿從也名正而義因以立豈特操之智遠過於淩乎天下未解體於弱主而已先首禍心之所不安裁之所必逮也劉虞賢矣袁紹弗能惑也合肥侯聽曹操而安楚王彪聽王淩而死非獨自殺且以啟禍於宗室胥入司馬之阱中亦烈矣哉嗚呼亂人假義而授人以名義乃永墮而禍生愈速如是而許之以忠也則沈攸之陳霸先皆忠矣王淩之心路人知之無以異於司馬氏而益以愚者也

曹操之算也迎天子於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士二袁呂布劉表劉馬韓起以思移漢祚獻帝弗能制而操以力勝而得之劉裕之算也誠桓元夷盧循東滅慕容超西俘姚泓收復中國五十餘年已覆之土宇而修晉已墟之陵廟安帝恩暗不能自存也若夫二蕭陳霸先功不逮操裕而篡爲則不成乎其爲君而不延其世由此言之雖篡有天下而陰易易哉司馬懿之於魏掾佐而已拒諸葛於秦川僅以不敗未嘗有尺寸之功於天下也受魏主叡登牀之託橫翦曹爽遂制其君脅羣臣獵相國九錫之命終使其子孫繼世而登天位成一統之業其興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

焉非天下之可妄求而得也曹氏之毆兆民延人而授之也久矣漢之延祀四百紹三代之久長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寬光武之柔得民而合天也漢衰而法弛人皆恣肆以自得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懲漢失而以申韓之法鉗網天下崔琰毛玠鍾繇陳羣爭附之以峻削嚴迫相尚士困於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於野而寢處不能自容故終魏之世兵旅亟興而無敢為萑葦之寇乃蘊怒於心思得一解網羅以優游卒歲也其情亟矣司馬懿執政而用賢恤民務從寬大以結天下之心於是而自搢紳以迄編氓乃知有生人之樂處空谷者聞人聲而驩然樂就

之汏人且歌泣以顧爲之死況懿父子之謀險而小忠已周也乎王淩之子廣曰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可謂知言矣故曰得乎邱民爲天子逆若司馬解法網以媚天下天且假之以息民則乘苛急傷民之後大有爲之君起而蘇之其爲天祐人助有不永享福祚者乎三國鼎立曹劉先亡吳乃繼之孫氏不師申韓之報也曹操不足道諸葛公有道者也而學於申韓不知其失何也

蔣琬死費禕刺蜀漢之亡必也無人故也圖王業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險要財賦之謂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謂也得其賢也巴蜀漢中之地隘矣其人

實則其賢亦僅矣故蔣琬死費禕刺而蜀漢無人雖然嘗讀常璩華陽國志其人之彬彬可稱者不乏張魯妖盜而有閻圃劉焉驕怠而有黃權王累劉巴皆國士也先主所用類皆東州之產耄老喪亡而固不能繼蜀非乏才無有爲主效尺寸者於是知先主君臣之圖此也疏矣勤於耕戰察於名法而於長養人才涵育薰陶之道未之講也蔣費亡而僅一姜維維亦北士也舍維而國無與託敗亡之日諸葛氏僅以族殉蜀士之登朝參謀議者僅一姦佞賣國之譙周國尙孰與立哉管仲用於齊桓公死而齊無人商鞅用於秦始皇死而秦無人無以養之也寬求濫學之

德哉人皆勗跻以循吏之矩矱雖有英特之士推其生氣以卽於瓦合何矣悍哉諸葛公之志操偉矣而學則申韓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貽百年之用鳶飛魚躍各適其性以盡其能夫豈申韓之陋所與知哉

何晏夏侯元李豐之死皆司馬氏欲篡而殺之也而史歛時論之譏非以文致其可殺之罪千秋安得有定論哉當時人士所推而後世稱道弗絕者傅嘏也王昶也王祥也鄭小同也數子者以全身保家爲智以隨時委順爲賢以靜言處錯爲道役於亂臣而不怍視國之亡君之死漠然而不動於心將孔子所謂賊德之鄉原殆是乎風尚既然

禍福亦異天下之圖安而思利者固必褰裳而從之祿位以全家世以盛而立人之道幾於息矣嗚呼此無道之世所以崩風壞俗而不可挽也雖然有未可以過責數子者存焉魏之得天下也不以道其守天下也不以仁其進天下之士也不以禮利啗之法制之奴虜使之士生其時不能秉耒而食葛屨而履霜也無管甯之操則抑與之波流保其家世已耳故泉與祥皆垂裔百年而享其名位兢兢門內之行自求無過不求有益於當時士之不幸天所弗求全也狂狷罣於網羅容容獲其厚福是或一道也不可以漢唐宋數百年戴天履地栽培長育之人才忘軀捐妻

子以扶綱常者責之也施及宋齊以降君屢易而士大夫之族望自若也皆此焉耳歐陽永叔傷五代無死節之臣而不念所事之何君也亦過矣王彥章之忠匹夫之諒而已矣況余闕乎

諸葛誕之起兵討司馬昭也疑賢於王淩毌邱儉而實未見其愈也儉與誕皆以夏侯玄之死不自安而徼幸以爭權使其克捷其不爲劉裕之誅桓玄不能保也且誕之討昭何爲也哉無抑不欲魏社之移於司馬氏矣乎魏而亡亡於司馬亡於吳無以異也吳豈爲魏惜君臣之義誅權姦以安其宗社者哉誕遣其子靚稱臣於吳以起兵則昭

末篡而已先叛以叛臨篡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其志悖其名逆授司馬昭以討叛之名而懸得不敗邪使其成也司馬昭之族甫縻曹氏之社早屋矣悲夫借敵兵以討賊者之亡人家國也快一朝之忿而流禍無窮誕實作俑司馬楚之劉昱蕭寶寅相繼以逞而可許之爲忠乎

人知馮道之惡而不知譙周之爲尤惡也道鄙夫也國已破君已易貪生惜利祿弗獲已而數易其心而周異是國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爲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唯恐劉宗之不滅憯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姜維之力戰屢敗而不止民背怨之然

其志苦矣民悍於勞而不知君父之危所賴以啟其惰心
而振其生氣者士大夫之公論耳其論曰旣非秦末鼎沸
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顯然以秦予魏以韓燕視蜀坐
待其吞噬唯面縛輿櫬之一途耳夫漢之不可復與天也
蜀之不可敵魏勢也無可如何者也故諸葛身殲而志決
臣子之道盡其祿終其事志不可奪烈於三軍之帥且使
人心不靡於邪說兵力不銷於荒惰延之一日而忠臣志
士之氣永於千秋周而無人之心哉無亦括囊以聽委之
天而弗助其虐之爲咎尙淺乎夫民之不息誠不容已於
閔恤矣譬之父母積疚僕妾勞於將養則亦酒食以勞之

利煦以拊之使鼓舞而忘怨已耳若恤僕妾之疲廢棄食
而聽其酣寢有人之心者以是為惻隱哉當周之時黃皓
陳祗蠱庸主而不顧百姓之疾苦誠念民也則亦斥姦佞
勸節儉飭守令以寬賦使民進而戰餒退而休息可也周
塞目箝口未聞一諫言之獻徒過責姜維以餌愚民媚奄
宦為司馬昭先驅以下蜀國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祿非取
悅於民也取悅於魏也周之罪通於天矣服上刑者唯周
而馮道未滅矣
王沈刺豫州下教陳長吏得失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寬
猛者給穀千斛規己寬猛之宜而賜之穀猶之可衛陳長

吏之得失而賜之穀險士猾民競起而誣訐其守令禍可勝言哉蓋沈者司馬氏之私人也司馬氏以好士恤民之虛名收辨士而要民譽每下不情之令行濫賞以誘天下而沈爲之役故其教令如是之濫未容深責也陳厭衿君入白沈曰拘介之士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慕利而妄舉韙哉言乎可推以盡明主馭人聽言之道矣拒諫者古今之所謂大惡也亟取人言而貪廣聽之名其惡隱而難知乃公孫瓚因之以亡曹主父偃因之以亂漢宋之中葉上書言因革者牘滿公府而政令數易朋黨爭衡熙豐元紹之閒棼如亂絲而國隨以敝流者民本輕達賤士乘以希

榮姦相資之肆惡一夫遽登眘擁而天下亟亡嗚呼以賞勸言之害較拒諫而尤烈抑如此哉然則瑱纊之塞與明聰之達聖人兼用以應天下抑何道也曰善聽言者必其善於擇人者也人而善與言雖未得有善者存矣人而不善與言雖得有不善者存矣唐虞之廷或吁或咈交相弼違者唯其爲禹皐稷契也夫禹皐稷契覩君之失若疢疾之攻於心覩民之病若水火之迫於肌而覩言人而受祿也若穢惡之加於身也何俟於賞以勸之邪故君子之聽言先舉其人而後采其言必不以利祿辱賢者之操而導不肖者以猖狂無忌也察吏有常法敎吏有常職不獲已

而登斥姦訟枉之言然非皆切於國民而痛切其風俗則告訐之背人耳誅之可矣一興一廢一張一弛進臣民而問其可否既已無疑矣而猶爲異說焉斥之可矣言雖是皆不投以官其效雖登必進以禮大臣坐論日侍於燕閒諫諍有官各責以言職非是者雖或兼容並包而必厚防其生事啓釁之傷自匪僉人焉有含閭門子弟之職置四民耕讀之恆棄官守愼修之祀旦揣夕摩作爲皦皦炎炎之論以動人主而僥幸顯名之與厚實哉舜之耕稼陶漁而取人爲善人無所利於耕稼陶漁之夫而言之不善者鮮矣其爲帝也以耕稼陶漁之聽聽天下之言則唯禹皋

稷契無私利之心如深山之野人而後決於從也故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而豈以利祿誘嘵嘵之士使以訐爲直乎囂口舌以希利賴者小人也塾師也禍福唯其妄測文義唯其割裂得利焉而情盡矣此求治者所必遠爲學者所必拒也人君正己以涖下節嗜欲遠宦寺勤學問公好惡則小人之利病國事之得失觸之而自知非不待言也抑非恃人言而遂足以治也賞之而政刑亂朋黨興廉恥喪風俗靡自非姦雄之媚衆以竊國幾何事此而不亡此治亂之樞機不可不審也

後主失德而亡非失險也恃險也恃則未有不失者也君

恃之而棄德將恃之而棄謀士卒恃之而棄勇伏弩飛石恃以卻敵危石叢薄恃以全身無致死之心一失其恃則匍伏奔竄之恐後捉之於蹊徑而凌峭壁以下攻則首尾不相顧而潰故謂後主信巫言而失陰平之守以亡國非也陰平守而互數百里之山崖谿谷皆可度越陰平一旅亦贅疣而已李特過劍閣而歎劉禪之不能守艸竊之習乘晉亂以苟延爾譙縱王建孟知祥明玉珍蹶然而起僭然而滅恃險愈甚其亡愈速矣然則諸葛公曰益州天府之國其言非乎彼一時也先主擁寡弱之資而無尺土舍益州而無自立之地乃其規畫之全局則西出秦川東嚮

亮維皆與魏爭於平原而非倚險以固存也迨乎關羽啟釁於吳先主忿爭而敗吳交不固仲謀已老宛雒之師不能復出公乃率孤旅以嚮秦川事難而心苦矣況蔣琬據涪城姜維據漢樂顛當守戶而天日莫窺不亡奚待焉漢高起自漢中旋下三秦急出成皋是以瀕危而終勝光武定都雒陽曹操中據兗州皆以無險爲險也周公營雒至計存焉而或爲之說曰無德易以亡聖人既無私天下之心抑豈欲其子孫之速亡乎周遷雒而不絕之系其亡尤難於夏殷亡之難易不在險之有無明矣

司馬昭進爵爲王荀顗欲相率而拜王祥曰王公相去一

畏兩友有天子三公可拜人者驟聞其言未有不以爲獄
立屹屹可以爲社稷臣者馮道之勞郭威曰侍中此行不
易亦猶是也炎篡而祥爲太保於胥威篡而道爲中書令
於周則其亢猾以立名而取合於新主大略可知矣昭謂
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深祥所逆揣而知其必然也
於大臣之節則太保之重任終授之已也無疑歷數姓而
終受瀛王之爵道固遠承衣缽於祥也不吝於篡而吝於
一拜不難於北面爲臣而難折節於未篡之先天下後世
不得以助逆之名相加萬一篡奪不成如桓元可以避責
全身免於佐命之討計亦狡矣以此推之汲黯揖衞靑而

曰使大將軍有揖客豈不重乎黯之情亦見矣欲以此求
重於權臣而可謂之社稷臣乎司馬昭郭威雖逆而固非
朱溫之暴可以理奪者也使汲黯而遇梁冀王莽馮道而
遇朱溫抑豈能爾哉若夫社稷臣者以死衞主而從容以
處期不自喪其臣節如謝安之於桓溫狄仁傑之於武氏
亦豈矯矯自矜以要權姦之知遇乎

讀通鑑論卷十終